

謝 辭

對我而言，這是一本很「重」的論文，得用難得的幸運，無數的鼓勵，滿滿的感謝，才能將它撐起來，否則以我的能力根本無法完成。

首先，我要感謝兩位指導老師浦忠成與張中復教授，他們在寫作過程的細心叮嚀與嚴格教導。跟著浦老師八年的學習，有些情感甚至如同親人，對此亦師亦友的關懷與照顧，我深懷感激。幸運的進入政大民族系，接受民族學的啓蒙，開啓論文在歷史與政治面向的探討。

民族系修業期間，除選修民族系開設豐富的臺灣研究課程，並盡我所能地接觸其他社會與人文科學研究領域。許雪姬、翁佳音等老師在臺灣史研究上的教導，無論在資料運用、文獻解讀與歷史方法的思考上，都使我受益匪淺。此外地理學的區域研究視野上，也因選修康培德老師原住民政治經濟相關課程，得以思考觀察更寬闊的人文地景。此外，在社會學系劉雅靈的研究課程上，我接觸到制度社會學方面的研究取向，增進我在國家制度發展中，理解不同層次的治理方式與社會流動。

在正式學分的修習之外，因積極參加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洪麗完老師的「沿山討論群」活動，得以每個月與來自不同地方的研究者相互切磋，觀摩各地區較新甚至未發表的臺灣研究與發現。並旁聽末成道男老師開在政大相關「亞洲與太平洋民族學研究——以臺灣原住民研究為中心」的講座課程，這些參與皆擴大我研究的視野與比較的觀點。另外，特別感謝陳文德老師與史前館林志興主任對論文部分章節提供的協助與有力建議。

除了師長外，在政大民族系我擁有另一個重要資產--可愛的同學們，李宜憲說是「學弟」，其實是我敬重的研究者，無論是研究或生活，總在我徬徨無助時傾聽並給予協助，如果好友的定義是「友直、友諒、友多聞」，楊慶平是我珍貴的朋友，還有陳俊男、呂青華、鄭月裡等親愛的同學們，謝謝您們一路的鼓勵與打氣。那位老叫我學姊的葉鳳娟，則是我討論馬蘭社田野最好的伙伴，謝謝您。

同時，我也要特別感恩台東有個東臺灣研究會，給予東部研究者一個溫暖的空間與資料的提供。

最後一定要感謝的，當然是我親愛的家人，爸爸、媽媽、姊姊、弟弟謝謝您們一路的關懷。爸爸您說我是您人生的安慰，因為我完成您讀博士的夢想，其實您不知，您才是我不斷求學努力的最大動力。更要感謝的是公公、婆婆與我老公的協助，因為有您們，我才能無後顧之憂，奢侈地完成自己讀書的夢。

特別是我老公，每週在我風塵僕僕的跑上台北後，他就得身兼母職，卻還是持續鼓勵我：「看你沒日沒夜的努力，我很驕傲，也很心疼。」當然也要謝謝兩個小寶貝，從他們出生，就沒看過媽媽放下書本的樣子，老二甚至還以為所有的女生都要唸博士班，就像所有的男生都要當兵一樣，他們沒有抱怨，卻總在臨睡前給我一個甜蜜的吻，然後彼此提醒：「媽媽功課沒有寫完，不要吵她！」——嵩勛、祺翔，媽媽的功課終於寫完了。